

皇后厉声说：

“容嬷嬷！再教训她！”

“遵命！”

容嬷嬷大声应着，竟左右开弓，对着紫薇的脸熟练而迅速地连续开打。

尔康又气又急又心痛，脸色都白了，浑身发抖。

尔泰死命拉住他，对他制止地摇头，他眼睁睁地看着紫薇挨打，竟然一筹莫展。

金琐还不知道宫里的规矩和厉害，急喊了一声，什么都顾不得了，扑上去，用身子挡着紫薇，喊：

“打我！打我！我来代替她受罚！”

“容嬷嬷，两个一起打！”皇后怒喊。

容嬷嬷便抓着金琐的头发，一阵噼里啪啦，耳光清脆地响着。

“谁敢打她们！容嬷嬷！我要你的命……”

小燕子嘴里喊着，身子就箭一般往前冲去，赛威、赛广一拦，她就像撞到了铜墙铁壁，震开好几步。小燕子大怒，飞扑上去，动手就打，赛威一伸手，小燕子哪是对手，被赛威一撻，身子像断线风筝一般飞跌出去。永琪再也忍不住了，飞身一跃，接住小燕子，气得脸色发青，大吼：

“反了吗？敢对格格动手！”

同时间，尔康也什么都顾不得了，挣开了尔泰，他飞蹿上前，左打赛威，右打赛广，一阵连环踢，把赛威、赛广踹了开去。赛威、赛广见是尔康，不敢还手，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。尔康一面打，一面怒喊：

“赛威、赛广！你们好歹是我的手下，不要命了吗？谁敢再

“好了！算你运气！字虽然写得乱七八糟，讲解得还不错，朕就饶了你！以后，你再胡闹，朕还会罚你写字！下次罚的时候，不许有人帮忙，全体要你自己来！”

小燕子呆了呆，叹了一口气。

“这下我完了！希望孔老先生不要再折腾我，少说点话，少写点文章，使小燕子手也不痛，头也不痛，眼耳口鼻都不痛，是谓大同！”

“你在叽里咕噜，念什么经？”

“回皇阿玛！没有念经，只因为写了太多遍《礼运大同篇》，说话都有一点‘礼运大同式’！夜里睡觉，梦里都是‘天下为公’‘是谓大同’！”

乾隆失笑了，觉得终于找到治小燕子的办法了，心里不禁十分得意。

乾隆真正注意紫薇，还是因为皇后的缘故。皇后对于那个漱芳斋，似乎兴趣大得很；对于管教小燕子，似乎兴趣更是大得很。在乾隆面前，说东说西，每次都带着火气。

“皇上！这个小燕子，如果您再不管教，一定会出大事的！”

“你跟小燕子的冲突，真是永不结束啊！这宫里嫔妃那么多，每个都称赞小燕子，为什么你一定要跟她作对呢？”乾隆皱眉。

“我不是和她作对，而是必须让后宫干干净净！”

“干干净净？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皇上！您难道没有听到，宫女们，嫔妃们，都在窃窃私语吗？”

“私语什么？”乾隆困惑。

大骂：

“你是哪条道上的？报上名来！敢惹你姑奶奶，你不要命了……”

乾隆冷冷地开了口：

“朕的名字，需要报吗？”

小燕子大惊，抬眼一看，吓得魂飞魄散。

“朕是哪条道上的，你看清楚了吗？”乾隆再问。

小燕子扑通一跪，大喊：

“皇阿玛！这半夜三更，您老人家怎么来了？”

紫薇的琴，戛然而止，抬眼看金琐，不知道是该惊该喜。

片刻以后，乾隆已经坐在一张舒适的椅子上。三个姑娘，忙得不得了。拿靠垫的拿靠垫，端点心的端点心，泡茶的泡茶。乾隆四看，室内安安静静，温温馨馨。几盏纱灯，三个美人，一炉檀香，一张古琴。这种气氛，这种韵味，乾隆觉得有些醉了。

小燕子跟在乾隆身边，忙东忙西，兴奋得不得了。

“皇阿玛，你怎么一声也不吭，也不让小路子通报一声，就这样站在窗子外面，吓了我一大跳！”

乾隆笑笑，问：

“小邓子他们呢？”

“夜深了，大家都困了，我叫他们都去睡觉了！”小燕子说，“要让他们来侍候吗？”

“不必了！”

紫薇和金琐在忙着泡茶。

乾隆看看桌上的琴，再凝视忙忙碌碌的紫薇：

“刚刚是你在弹琴唱歌吗？”

“你居然说得出‘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’这种话！”

“我写了一百遍呀！”

“可见，这个有用，以后再写点别的！”

“皇阿玛，请饶命！”小燕子大叫。

乾隆笑了，紫薇笑了，金琐笑了。室内的气氛好极了。

紫薇看着乾隆，心里涨满了孺慕之情，对乾隆微笑说：

“皇上！您一定饿了吧！我让金琐去厨房给您煮点小米粥来，好不好？想吃什么，您尽管说！金琐还能做点小菜！”

“是吗？”乾隆摸了摸自己的胃，“你不说，朕不觉得，你一说，朕才觉得真有点饿了。”

小燕子急忙接口：

“皇阿玛不说，我也不觉得，皇阿玛一说，我也饿了！”

金琐笑着请安：

“我这就去做吃的！”

金琐便兴奋地、匆匆忙忙地奔去了。

于是，乾隆在漱芳斋吃了消夜。

乾隆吃饱，精神又来了，自己也不明白，为什么那么亢奋，看着紫薇说：

“我听小燕子说，你琴棋书画，无一不通！”

“格格就是这样……皇上您知道她的，她就会夸张！”紫薇脸红了。

“我夸张？皇阿玛！你已经看过她的字，听过她的琴……”

“朕还没试过她会不会下棋！”

此时，小路子哈腰进门，甩袖一跪，提醒说：

也有许多身不由己！容嬷嬷虽然是奴婢，在宫中多年，也算是长辈了！不是‘人不独亲其亲’吗？您就得饶人处且饶人吧！”

小燕子对紫薇惊问：

“紫薇！你居然帮她说话？你忘了她怎么欺负你？怎么打得你脸都肿了？这正是报仇的时候，你不要报吗？”

“格格，我宁可不报！”

小燕子愣了一下，这样放过容嬷嬷，心有不甘，就说：

“那……还有金琐的账！”

金琐急忙往前一步，说：

“格格，我和紫薇一样！她不报，我也不用报了！”

小燕子跺脚：

“我这个漱芳斋全是一些没出息的人！只会同情别人，不会保护自己！”就抬头看永琪，“五阿哥，你怎么说？”

永琪就往容嬷嬷面前一站，正气凛然地说：

“容嬷嬷！今天，我和还珠格格就放你一马！我们饶你，不是因为赛威挡在前面，赛威功夫再好，不能和主子动手！你心里也明白这个道理！今天饶你，是因为你这把年纪，这个辈分，真要挨打，你的面子往哪儿搁？看在你四十年的工作上，我们放了你！你自己也想想清楚，和我作对，和格格作对，你值得吗？你够分量吗？我们尚且顾全你的面子，你呢？”

容嬷嬷脸色铁青，此时此刻，不得不低头，就忍辱地说：

“谢五阿哥不罚之恩！谢还珠格格不罚之恩！谨遵五阿哥和格格的教训，奴婢知错了！”她仍然维持着尊严，只屈了屈膝。

小燕子怒叫：

“跪下！”

容嬷嬷不得不双膝落地，脸色惨白。

小燕子就声色俱厉地喊：

“容嬷嬷！不要以为你不会落单，不会栽跟斗！夜路走多了，总会遇到鬼！今天，五阿哥说放你，紫薇说放你，金琐说放你，我就放了你！我现在清清楚楚地告诉你，我要到五阿哥那儿去坐坐，你不用再跟踪我了！你回去告诉你的主子，我们漱芳斋所有的人，都在五阿哥那儿串门子，皇后娘娘没事做，也可以来参加！你那些偷偷摸摸的事，你就给我免了吧！”

小燕子说完，掉头看紫薇。

“紫薇，我们走！”小燕子就高昂着头，和永琪、紫薇向前走去。

金琐、明月、彩霞、小邓子、小卓子一群人跟随，个个都感到痛快极了，对容嬷嬷胜利地注视，大家昂首阔步，趾高气扬。

容嬷嬷像个被斗败了的公鸡，跪在那儿，灰头土脸，咬牙切齿。

教训了容嬷嬷，小燕子好得意，和紫薇走进永琪的书房，尔康尔泰早已等在那儿了。小燕子一看到尔康兄弟，就兴奋地大嚷：

“我们刚刚碰到容嬷嬷，我和五阿哥把她狠狠地教训了一顿，总算出了半口气，报了半箭之仇！”

“什么叫半口气、半箭之仇？”尔泰问。

“本来，我可以狠狠地给她几耳光，在所有的太监宫女面前，打得她脸蛋开花，那才算是出了一口气，报了一箭之仇！都是紫薇拦着我，五阿哥又说什么她那把年纪，要给她留点面子，

“这是小燕子和紫薇托我交给你的！里面有五十两银子，她们暂时无法照顾大家，希望你和柳红，帮大伙儿搬一个地方住！”

柳青锐利地盯着尔康：

“你是说，要我把大杂院里二十几口人，都给疏散了？”

尔康也锐利地盯着柳青：

“不错！给老人找个可以安养的地方，给孩子们找个家，如果找不到，这些钱可以盖一个！但是，必须离开这个大杂院，而且，越早越好，走得越远越好！”

柳青抓起钱袋，往怀里一揣，简短地说：

“我们换一个地方说话！”

两人来到郊外。站在一个山冈上，四顾无人，柳青才正色地问：

“你是不是预备告诉我，小燕子和紫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尔康摇头。

“不，我不预备告诉你！你知道得越少，对你越好！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，小燕子把紫薇也接进宫里去了，你们那个大杂院，出了两个进宫的姑娘，总有一天，会引起注意，为了大家的安全，我才对你做那样的要求！”

柳青镇静地一笑。

“那么，让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好了！假格格进了宫，真格格进了府！现在，你又把紫薇送进宫去，想让皇上再认一个！”

尔康大惊失色：

“谁跟你说了这些话？”

柳青一叹，直率地说：

“小燕子在大杂院住了五年，她的事，我哪一件不知道！至

容嬷嬷拿了针，对紫薇浑身乱刺。紫薇喊得更加惨烈了：

“皇后！你看！十二阿哥真的在窗外看着你呢！上有天，下有地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啊……”

皇后一凛，被紫薇喊得五心烦躁。

“容嬷嬷！这儿交给你！我没有时间慢慢蘑菇，你帮我问个清楚！”

“是！”容嬷嬷大声应着。

皇后就昂着头，出门去了。

容嬷嬷见皇后一走，就抓起紫薇的手，用一根针，刺进紫薇的指甲缝里去。

“啊……”

紫薇惨叫着，晕过去了。

皇后刚刚回到大厅，小燕子已经带着永琪、尔康、尔泰、金琐等人，冲进门来。

小燕子气急败坏地喊：

“皇后娘娘，你把紫薇带到哪里去了？你要干什么？请你把她还给我吧！”

皇后雍容华贵地站在那儿，身后一排的宫女，一排的太监，十分威武。

“什么事，在我宫里这样大呼小叫？格格，你在漱芳斋里可以不守规矩，到了我这坤宁宫里，希望你维持起码的礼貌！”

小燕子心急如焚，知道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，急急地屈了屈膝：

“皇后娘娘吉祥！听说我房里的紫薇，被您叫来了！如果问



只怕师傅说我，没有学问，无脸见爹娘！”一边唱，一边看纪晓岚。

乾隆没听过这样朴拙的儿歌，听得津津有味，看着纪晓岚直笑。

“纪师傅，这首歌，是唱出她的心声了！”

“是！我明白了！原来她也有‘怕’，我只怕她‘不怕’！”纪晓岚笑着说。

紫薇心情愉快，看着众人，接着小燕子的歌，用同调唱了起来：

“小嘛小姑娘，拿着作业上学堂，抬头见老鼠，低头见蟑螂，最怕要我写字，鱼家瓢虫，满纸尽荒唐！”

小燕子一听，对着紫薇就一拳捶去。

“你笑话我，太不够意思了！”

紫薇又笑又躲，乾隆没听明白，忙着追问：

“什么鱼家瓢虫？”

“上次老爷要小燕子写《礼运大同篇》，她一面写，一面问我，这个‘鱼家瓢虫’，怎么笔画那么多？我伸头一看，原来是‘鳏寡孤独’！”

紫薇话未说完，乾隆和纪晓岚都已放声大笑。

车外，尔康、尔泰和永琪骑马走在一起。车内的歌声笑声，不断传出来。

“他们说说唱唱，高兴得不得了！”永琪说。

“我真是心里打鼓，上上下下，乱七八糟，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愁。”尔康接口。

“你别烦了，当然是该喜，能够笑成这样，离我的期望，是

全城都去凑热闹了！”

小燕子一听，兴奋莫名，拉着紫薇，就往前跑。

“快呀！快呀！我们也看热闹去！抛绣球招亲，我从来就没遇到过！”

“你别说走就走，也问问老爷，要不要去呀！”

“嗯，抛绣球招亲，这玩意我也没看过！大家看热闹去！”乾隆兴致高昂。

于是，大家都跑到那杜家的绣楼前面，来看抛绣球。

那绣楼前，早已万头攒动，热闹非凡。乾隆带着众人，也挤进人群中。尔康、尔泰、福伦、永琪、鄂敏、傅恒帮忙开路，保护着乾隆。小燕子埋着头，一直往前挤。好不容易，大家占了一个很好的位置，可以把绣楼看得清清楚楚。

小燕子一到这种场合，就比谁都兴奋，回头对永琪嘻嘻一笑，说：

“少爷，听说这位小姐是个大美人，你们这些公子，可不要错过机会，等会儿那个小姐抛绣球的时候，你表现好一点，只要跳起来这么一接，我想，是很容易的事。如果你接不住，我可以帮你！”

“你可别胡闹，这是不能开玩笑的事！那个绣球，你离它远远的，听到没有？”永琪知道小燕子没轻没重，急忙严重警告。

“可是，机会难逢啊，除了尔康以外，你和尔泰，都可以抢！只要那个小姐真正漂亮，我就帮你们做主！”

永琪和尔泰，彼此互看，都有一些忧心忡忡。

“我看，这是个是非之地，少爷，我们是不是退席比较好？”尔泰问永琪。

尔康尔泰急忙从地上扶起少年。

这时，杜老爷已经带着家丁们赶到，一见绣球竟被一个衣衫褴褛的乞儿抱着，大惊失色，立刻反悔，说：

“这次不算，要再抛一次！”

小燕子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身子一挺：

“为什么不算？你不是亲口说的，只要家里没有老婆，年龄相合，就是新郎！”问少年，“你家里有老婆吗？你几岁？”

少年连连摇头，讷讷地说道：

“我没有娶妻，今年二十！可是……人家嫌弃我，也就算了！”连忙把绣球还给杜老爷，彬彬有礼地说，“贫门子弟，衣食无着，还说什么娶亲？绣球奉还，不敢高攀！”

杜老爷拿着绣球就要走，小燕子大怒，一拦，大声喊：

“哪有说话不算话的？人家年龄也对，又没娶亲，完全符合你的规定，你怎么不认账？你一个女儿，要抛几次绣球，许几次人家？”

杜老爷生气，大吼：

“你是哪里跑来搅局的小丫头，你管我？”

小燕子凶了回去：

“我就管你！你看不起人，抛了绣球又不算，简直犯了……犯了……”看乾隆，大喊，“犯了欺君大罪！”

杜老爷气得结巴了：

“什么……什么欺君大罪？哪里……哪里有‘君’？我爱抛几次绣球，就抛几次绣球！”

大家剑拔弩张，吵得不可收拾。乾隆按捺不住，往前一迈，声如洪钟地一吼：

“从今天起，答应我好好地想一想，用另外一个身份和角度来想！紫薇可以对尔康怎样，你就可以对我怎样。虽然未来的事还得努力，我们自己总该认清自己！等你和紫薇各归各位，你就不是现在的身份了！你这个身份是假的，而我的感情是真的！”

小燕子盯着永琪，心里还是迷迷糊糊的，惊愕困惑的。只是，永琪这种语气，这种神情，却让她深深感动了。

这天晚上，小燕子破天荒第一次，竟然失眠了。整个晚上，她又捶床，又叹气，嘴里喃喃自语，不知所云，搅和得紫薇也睡不着。紫薇对永琪的心事，早已体会，现在，看到小燕子的神情，就猜到两人已经摊牌了。

“你坦白告诉我，”她抓住小燕子，“那个‘少爷’对你说了什么？你是不是动心了？我有点糊涂，一直以为，你像个男孩子一样，和所有的人都是‘兄弟’，难道，你也动心了？那个‘少爷’，不是你的‘兄弟’了？”

“我跟你说实话，在今晚以前，我真的把他看成‘兄弟’！”小燕子坦白地说。

“今晚以后呢？”紫薇立即追问。

小燕子脸红红的，眼睛水汪汪的，一股迷糊状，说：

“现在，我就是皇阿玛讲的那句话，‘化力气为糨糊’了！我想也想不清楚，满脑子糨糊，给五阿哥搞得昏头昏脑！”她又捶床，又叹气，寻思，回想，神情如醉，“我真的不明白，他怎么会喜欢我呢？我什么都不会，连字都不认识几个，每次都要他来给我解围，诗词歌赋，一样都不会！他见过那么多有水

永琪看到小燕子浑身是水，心痛，喊：

“你不要来凑热闹了！去伞底下躲一躲！”

“我才不要，我要帮忙！来！大家用力！”

“一二三！起来！”大家大叫。

车子仍然不动。

雷电交加，马儿受惊，不肯出力了。一个雷响，马儿就昂头狂嘶不已。

紫薇站在乾隆身边，已经浑身是水。乾隆手里的伞，一直去遮紫薇，自己竟然浴在大雨中。他心痛地说：

“你过来，女儿家，身子单薄，不比男人，淋点雨没有关系！过来！过来！”

紫薇看到乾隆给她遮雨，自己淋湿，又惊又喜，忙接过乾隆手里的伞，完全罩着乾隆，喊着说：

“老爷，你不要管我了，反正我已经湿透了！你是万乘之尊，绝对不能有丝毫闪失，你别淋到雨，就是您对我的仁慈了！”

纪晓岚和福伦，见到乾隆如此，急忙用另一把伞遮着紫薇，让自己浴在大雨里。

“老爷，你别管紫薇丫头了，我来照顾她！”纪晓岚说。

“是呀，是呀，我们来照顾她！”福伦接口。

紫薇见福伦淋雨，大惊，哪敢让福伦和纪晓岚来给自己遮雨。手里的伞，又去遮福伦和纪晓岚。

“拜托两位大人，不要折我的寿，好不好？我是丫头呀！”

大家遮来遮去，结果是人人湿透。

紫薇见乾隆执意遮着自己，一急，就把伞往乾隆手里一塞，喊着说：

永琪关心地看着乾隆：

“阿玛，你还有哪儿不舒服，一定要说，不要忍着！”

“是啊！是啊！好在太医跟了来，药材也都带了！”福伦说。

乾隆抬眼，看到大家围绕着自己，就挥挥手说：

“你们不要小题大做，身子是我自己的，我心里有数，什么事情都没有！你们下去吧！该做什么事，就做什么事，别都杵在这儿！让……紫薇和小燕子陪我说说话，就好了！大家都去吧！”

“如果你要叫人，我和尔泰就在隔壁！”尔康说。

“这一层楼，我们都包了，有任何需要，尽管叫我们！”傅恒说。

“去吧！去吧！别把我当成老弱残兵，那我可受不了！别啰唆了！”乾隆说。

纪晓岚便非常善体人意地说：

“紫薇丫头，你好好侍候着！”

“是！你们大家放心！”

尔康听纪晓岚那句话，直觉有点刺耳，不禁深深地看了紫薇一眼。

紫薇全心都在乾隆身上，根本浑然不觉。

众人都躬身行礼，退出房间。房里，剩下乾隆、紫薇和小燕子。紫薇就走到水盆前，绞了帕子，拿过来压在乾隆额上。

“把额头冰一冰，会舒服一点！”

小燕子端了茶过来，拼命吹气，吹凉了，送到乾隆唇边去。

“还好，紫薇想得周到，带了您最爱喝的茶叶！来，您喝喝看，会不会太烫？”

有盘缠，全部用尽，老父仍然撒手西去。采莲举目无亲，身无分文，只得卖身葬父。如有仁人君子，慷慨解囊，安葬老父，采莲愿终身为奴，以为报答！”

小燕子站在采莲前面，看着那张状子，拉了拉紫薇，悄悄低问：

“这个画面，有没有一点熟悉？你看那个采莲，会不会是个骗子？”

紫薇也低声说：

“如果是，你要怎样？如果不是，你又怎样？”

小燕子嘻嘻一笑，低声说：

“如果是真的‘卖身葬父’，我当然要给钱呀，总不能让她把自己卖了。如果是假的，我当然更得给钱了，因为是‘同行’嘛！”

两人正低声议论，忽然一阵喧嚣，来了几个面目狰狞、服装不整的恶霸。其中一个，长得又粗又壮，满脸横肉，满嘴酒气，一蹶就蹶到采莲面前，伸手一把拉起了她，大吼着说：

“卖什么身？老子昨儿个就给了你钱，已经把你买了！你是我的人，怎么还跑到这儿来卖身？跟我走！”

采莲死命抵挡，哀声大叫：

“不是不是！我没有拿你的钱！我一毛钱也没有拿，我爹还躺在庙里，没有下葬呀！我不跟你去，我不是你的人，我宁愿死，也不要卖给你……我不要……”

“浑蛋！”那恶霸啪的一声，就给了采莲一个耳光，“你不卖给我，我也买定了你！”

其他恶霸，就喊声震天地嚷着：

“是啊！是啊！我们都看见的，你收了张家少爷的钱，还想赖！把她拖走，别跟她客气……”

小燕子怎么受得了这个，身子一蹿，飞身出去了。

“呔！放下那位姑娘！”

那恶霸出口就骂：

“放你娘的狗臭屁！”

恶霸话才说完，啪的一声，居然脸上挨了一个大耳光。定睛一看，永琪不知道怎么就飞身过来，满脸怒容地站在他面前，疾言厉色地大骂：

“嘴里这样不干不净，分明就是一个流氓！人家姑娘已经走投无路，你们居然趁火打劫，太可恶了！”就大吼一声，“放下那位姑娘！”

那恶霸勃然大怒。

“哪里来的王八蛋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！”说着，挥手就打。

其他恶霸一见，全部聚拢，挥拳踢脚，大打出手。小燕子嘴里喊叫连连，对着那群恶霸乱打一气：

“看掌！看刀！看我的连环踢！小贼！别跑……”

福伦叹了口气，无奈地喊：

“尔康！尔泰！照顾着他们！”

尔康、尔泰早已飞进场中去了，一场恶斗，就此开始。那群恶霸怎么经得起尔康等三人联手，没有几下，已经哼哼唉唉，脸上青一块，紫一块，都趴下了。

小燕子拍拍手，挥挥衣袖，好生得意。

“过瘾！过瘾！”对地上的恶霸们喊，“还有谁不服气？再来打！”



也大了起来：

“你真是莫名其妙！那个采莲，是你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！是你要管人家的闲事，帮人打架，帮人家葬父！现在，你生什么气？难道她的脚流着血，一跛一跛地跟在我们后面追车追马，我们就该视而不见吗？你的同情心就那么一点点？我还以为你真的是女侠客呢！”

小燕子一听，怒不可遏：

“我不是女侠客，好不好？我从来就没说过我是什么女侠客！你受不了人家追车追马，受不了人家的脚流血，你还不去照顾她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你走！你走！”

“你这个样子，我会以为你在吃醋！”永琪盯着她看。

小燕子勃然大怒，顿时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大喊：

“做你的春秋大梦！你以为你是‘少爷’，每个人都会追在你后面，苦苦哀求你收留？你把我看得那么扁，让我告诉你，你在我心里根本不是什么！”

永琪一震，倒退一步，气得脸色雪白。

“你是一个蛮不讲理，没有原则，没有感觉，没有思想的女人，算我白白认识了你！”

这几句话未免说得太重了，小燕子眼圈一红，跺脚大喊：

“你滚！我再也不要理你！我没思想，没深度，没学问……可我也没招惹过你！你走！你也不要再来招惹我……”

“我可没说你没深度，没学问……”

“你说了！你说了！你就是这个意思！”小燕子跋扈地喊，弯腰拾起一块石头，就对永琪砸过去。

永琪大怒，说了一句：